



後漢書卷一百八

宋

宣其州城

太

守范擘擘撰

唐

章懷

太

子

賢注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易繫辭之文也

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

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

門之禁鄭玄云中門於外內為中也閹即刑足者

寺人掌女宮之戒

周禮曰寺人掌王宮

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也

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

正內路寢也○劉攽曰正文案

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

閹謹房室

鄭玄注月令云閹尹主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為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宮令誠出入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八

列傳

一

開閉之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屬也

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注云巷伯內之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

關涉也中人內人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

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楚左傳曰呂卻畏偪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君之後爵之於朝也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君之後爵之於朝也

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著庸謂薦鞅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寺人即闔官刁即貂也又曰楚客

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也

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前書

日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卿音義曰奄人也仲長統昌言曰宦豎傳近臥房之內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

李延年前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前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

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列傳

二

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

宜罷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中興之

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也

初宦官悉用閹人○劉放曰案自前漢宦官即是閹子何乃言中興乎蓋宦字當作內謂省

內官不用他士也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

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

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

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憝惡也音大對反謂誅竇憲也遂享分土之封

超登宮卿之位宮卿謂為大長秋也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

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

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

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

下令不出房闈之間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闈也不得不委用刑人

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閹

牖房闈之任也永巷及掖庭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閹謂之闈其後孫程定立

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

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

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

公而竟見排斥謂皇甫嵩蔡雍等並被排也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

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則參夷

五宗夷滅也參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內之親也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百八 列傳 三

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

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劔兮玉珥揚

雄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注曰朱紱也金印也 苴茅分虎南面

臣人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 府署第館

棊列於都鄙棊列如棊之布列 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

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荆揚之

州貢金三品 媼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傳曰夫

和謂卞和也 差宿有如媼嬪御焉杜預注曰如媼貴者媼音牆前書曰初爰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益侍兒昌言曰為音樂

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傳晏子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綺室室之綺麗者 狗馬飾雕文土

木被緹繡前書東方朔曰木上衣綺繡狗馬被繡 皆剝割萌黎競恣

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

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前書曰史遷熏胥以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 同敝

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單盡也 所以

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寇盜劇賊緣間隙而起也

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

考鉤黨轉相誣染鉤黨謂李膺杜密等 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

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蹶怨協羣英之執力九服

已見上羣英謂劉猛朱寓之屬見竇武傳 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

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尚書曰龔行天罰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史記曰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也 自曹騰說梁冀竟

立昏弱謂立桓帝也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之守器以論帝位也尚書曰

乾隆四年校刊

寧王遺我大寶龜左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

然矣此謂宦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為宦

鄭眾傳鄭眾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

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

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

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

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

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預中官用

權自眾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為鄭鄉侯食邑千

五百戶剗音七交反說文曰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

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閔嗣閔卒子安嗣後國絕桓

帝延熹二年紹封眾曾孫石讎為關內侯

蔡倫傳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

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

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

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

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

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八

列傳

五

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
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曰

未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舂紙白也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

久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邑三

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

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

○劉放日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

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

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

死國除

孫程傳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東觀

自此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叙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飾安帝時為

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

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

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

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

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

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

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大

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姓渠名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鐘下皆截

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執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鐘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

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义其胷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

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

佗音駝

陳予趙

封李剛魏猛苗光等

東觀記曰程賦棗脯又分與光曰以為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為

尚席直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

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詩大程雅也

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華

容侯國為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

為西平昌侯

西平昌縣屬平原郡

孟叔為中廬侯

中廬縣屬南郡

李建為

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爲廣宗侯張賢爲祝阿侯

史汎爲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爲廣平侯王道爲范縣侯

李元爲襄信侯楊佗爲山都侯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也陳予爲下

雋侯下雋縣長沙郡音似亮反趙封爲析縣侯李剛爲枝江侯各四

千戶魏猛爲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爲東阿侯千戶是爲

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

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

國等爲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

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爲宜城侯程

旣到國怨恨恚懟懟怨也音直季反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

續漢書日程到宜城怨恨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

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勲悉徵還京

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

程病甚卽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中郎將劉

放日案文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

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瞻望車騎

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

養子壽爲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爲高望亭侯

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

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

乾隆四年校刊

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卽位並擢爲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謙退而厚重也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

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以爲名也商君竟爲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爲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傳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卽位騰爲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爲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闕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八

列傳

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爲纖介常稱暠爲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种暠後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具袁紹傳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傳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

河南平陰人

音工奐反又音縮

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超璜

瑗爲中常侍愴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

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下冀自

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恣多所鴆

毒上下鉗口

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掛與鉗古字通用音其炎反

莫有言者帝

逼畏久恒有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

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

外舍

謂皇后家也

衡對曰單超左愴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

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

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愴入室

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音丁帝仲反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愴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愴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

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

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

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

大匠起冢塋

○劉放曰案超贈將軍爾不可使將軍護喪明衍二字

其後四侯轉

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

獨坐言驕貴無偶也

徐臥虎唐

兩墮

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諸本兩或作兩也

皆競起第

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芻毼施於犬馬

毼以羽毛為飾音如

志反

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

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

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

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爲河東太守弟子匡爲濟
陰太守璜弟盛爲河內太守悝弟敏爲陳留太守瑗兄
恭爲沛相皆爲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
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縣遂
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
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
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
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
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
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

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
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悝罪惡及其
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
吏民悝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
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
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
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
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

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土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

復上音房又反

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

生而自爲冢爲

壽冢石椁雙闕高廡百尺

廡廊下周屋也

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

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止儉遂破覽冢宅藉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

御進也

覽遂誣儉爲

鈎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

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傳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

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

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

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

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

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為賽通用賜瑀錢

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

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

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

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

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

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
月餘主名不立不得書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

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
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

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
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

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
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

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
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

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
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

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
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

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稷契
咎陶伯益也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論語

也文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
政桓思
竇后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竇后傳誅
康及霸太傅

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
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撞
音

直江反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
乾隆四年校刊

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水入宮苑為御水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雥之變故獲中興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雉高宗修德殷以中興見尚書也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詩魯頌曰在泮

獻馘音古獲反鄭玄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

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謂復任用曹節等也昔

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

為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人以刀殺之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

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

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

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借於天子大夫借於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

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以不忍之恩赦夷

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

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

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傳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待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

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祐簿品卑人賤讒諂媚

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輾

裂之誅趙高指鹿為馬而殺胡亥輾裂以車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

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

勿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為蕃輔受

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述也而交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瑣小也特蒙恩澤又授

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

荒蕪鄭玄注周禮云荒蕪有實者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

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

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

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

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寒不敢

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

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

災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

恤悲愁怨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

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左傳師

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

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

而立之君使司牧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

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易兌卦儲君

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易曰聖人南

杜預注左傳曰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

陛下龍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

之意楚辭曰圓則九重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

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

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

郭璞注山海經曰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

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矯正也拂反穀梁傳曰財盡

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

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

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

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椀屬也音于字亦作孟上之

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

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

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

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咎犯諫晉文公

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

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逃國而切言極

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

項領膏唇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

為用諭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拭舌謂欲讒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書也

陛下同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

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

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

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

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勲列獨昭陛下既已式序

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

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

屬則忠貞路開眾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時帝

多稽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

行費

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劉攽曰注希之案文希當作物

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

萬物稟陰

陽而生

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歛諸郡之寶中

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廩聚太僕之馬

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

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

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

其行狀度其器能

咨謀也

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

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

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

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

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

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

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

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疵與

疵同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為責書奏不省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

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

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

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

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言其欲謀廢立也

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

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暉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自屏謂在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外野草中自殺也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

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傳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

時爲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音延熹八

年黜爲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

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

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

佗佗音

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

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

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

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
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
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
為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
望張恭韓曄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
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
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
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
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
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

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
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
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
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
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
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
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譖徐奏事獨發覺
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
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
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

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顧一顧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騶養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諧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

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仞滿也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

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

永安候臺永安宮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尙但

諫曰尙姓但名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

復升臺榭

春秋潛潭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下半之蓋因此以誑帝也

明年遂使

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

四列於蒼龍玄武闕

蒼龍東闕玄武北闕

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

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

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

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

也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

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

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

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

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

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

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

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世以嬖

色取禍

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劉放曰正文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

嬴氏以奢

虐致灾

秦始皇嬴姓也

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

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

商謂商略

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

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

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

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

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

糾邪謂呂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或借譽

貞良先時薦譽曹騰進邊韶延周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

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越違也謂貌雖似思而情實姦邪故能回

惑昏幼迷瞶視聽蓋亦有其理焉音茂詐利既滋朋

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布於

外而邕下獄也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謂竇武謀誅宦者反為宦者所殺也斯

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

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亦言慎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有以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況乃巷職遠參天機毛詩曰寺人巷

伯作為此詩巷職即寺人之職也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

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百八

列傳

三

後漢書卷一百八

後漢書卷一百八考證

宦者傳寺人掌女宮之戒○句下依宋本添注十八字王之正內者五人○何焯校本者字衍

月令仲冬命闔尹審門閭謹房室注于周禮則爲內宰○何焯日月令呂不韋作故鄭注云於周則爲內宰禮字不學者所增文選注中尚無禮字

其能者則勃貂○何焯曰勃貂當作勃鞞因齊寺人貂而訛不知貂卽刁也

孫程傳立平原王德○何焯校本德當作翼本日缺字曹騰傳潁川堂谿趙典等○臣世駿按日知錄曰蔡邕

曹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注堂谿姓也趙典本傳是
流成都人非潁川靈帝初官衛尉卒何焯校本曰趙字
衍指不暇

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魏志嵩少子德因齊寺人
張讓傳黜為關中侯○何焯校本中改丙

○何焯曰
後漢書卷一百八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

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

綴漏逸

禮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先是四方學士多

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

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

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

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
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

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籩豆禮器也竹謂之籩木謂之豆干楯也戚鉞

也舞者所執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委音

於危反它音以支反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

子始冠通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所常服也衣日

月續漢志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也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

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合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盛清道之儀

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儀日清道以旄

頭為前驅也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雲物

解見明紀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

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

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園橋門也

也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

能以受其業劉攽曰案文此受當作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

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

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

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章紀顧命史臣著為通義

即白虎通義是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

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

漢書卷一百九十一 禮書

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

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

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

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禮記曰凡

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

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詩小雅曰鞠為茂草注云鞠窮也

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

宇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

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

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

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

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

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泰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

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

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

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

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下

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九十一 禮書

三

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

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

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滕囊滕亦騰也音徒

桓反說文曰滕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

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

學者猥眾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

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

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

授沛人施雠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雠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

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

延壽前書延壽名贛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

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前書橫作璜字平仲本以古字號古文易

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為高氏學母將

姓也毋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

立

劉昆傳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緡屬山陽郡諸本作緡者誤梁孝

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為容平帝

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

日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王進埽雨師灑道作為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

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

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

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

王棄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菟斯首魚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懼禮之廢故引以瓠葉為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為節也每有行

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眾私行大

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

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

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

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

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峭黽驛道多虎災

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

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

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

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

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

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

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

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

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爲太子中庶子數年中餘數

汪丹字子玉風俗通注音圭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

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

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汪君通丹

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

時中山鮭陽鴻字孟孫姓鮭陽名鴻也鮭音胡瓦反其字從角或作鮭從魚者音胡佳

反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傳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

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

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

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

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

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傳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

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

人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

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

乾隆四年校刊

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
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義政傷胷政猶不退哀
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曰氣卽尺一出升政
由是顯名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
帝壻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
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
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
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
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
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

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
郎將

張興傳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
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
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
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旣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
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著於籍錄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
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傳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九十一

列傳

七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
 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
 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
 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
 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
 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
 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
 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劉攽曰注受人訴辭皮膚之不深世以是為嚴帝怒
 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

見憑謝曰臣無謬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

諫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

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

正堂成禮而後去 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

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

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

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

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

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

農太守

豐大孫期傳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
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
其學者皆執經壘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
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
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
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
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
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

名勝

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

生

前書字伯和

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

相傳至曾孫歐陽高

高字子陽

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

侯都尉

都尉名

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

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

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

姓都尉名朝

朝

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歙傳

歐陽歙字王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

至歙八世皆為博士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

為長社宰

長社今許州縣也

更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

原武見歛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卽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

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

建武五年

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

異迹九年更封夜侯

夜今萊州掖縣

歛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

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

生守闕爲歛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

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

書求代歛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歛學爲儒宗八

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歛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

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

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歛命書奏而歛已死獄中

謝承書曰

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廐長

歛掾陳元上書追訟

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

復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歛受尙書門徒三

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

陳弇字叔明亦受歐陽尙書於司徒丁鴻仕爲蘄長

續漢

書曰弇以尙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翔翔

隄前牟長傳

善尙書章句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

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尙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

司空弘

宋弘也

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

免長自爲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復徵爲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道物故

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鄭卒宋登傳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

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傳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初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傳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

七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為諸生初習歐陽

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

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

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

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

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

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

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為說符侯

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

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

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

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

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

也盱晚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說苑曰伯牙子鼓琴

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

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

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當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為質

矣吾無與言之堊墁有泥墁之也堊音於各反墁音莫干反蠅翼薄也後三遷長陵令丞

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

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
七

察而遇斯患乎

○劉放曰何謂察察案文謂當作爲言何故爲此察察也後人不曉爲謂多相

也亂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傳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

杜預

注左傳曰逆旅客舍也

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

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

防以未冠謁去

禮男子二十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

師事徐州刺史

蓋豫受古文尙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尙書雜記三

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

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

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

爲建新大尹

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

嘗勸子建仕對曰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

旣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

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

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

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

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矣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勾踐滅吳

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劉歆駟曰然曰正文畫龍不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

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

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

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及後

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

恣已忘其前之為善謂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

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儂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

郁儂和之曰儂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如此武帝亦

是狗邪儂駟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儂誹謗

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儂以吏捕方至

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

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

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

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

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

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天下所具

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峻改儻其

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

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

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

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

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

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

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也

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

六代之樂

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周曰大武

大會孔氏

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

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

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

駟以家林筮之

崔篆所作易林也

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

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

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
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
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
道術之士極陳變青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
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
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
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
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劉攽曰
案文此少
字公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為
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

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

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

子二十一葉孫美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為奉
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
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
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
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為紹聖
侯貞觀十一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為褒聖侯倫今見
存

楊倫傳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
習古文尚書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
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
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

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
號泣闕下不絕聲閭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
卽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
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
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
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
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
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
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旣章咸伏其誅而豺
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

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

石所戒

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

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也惟陛
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尙

書奏倫探知密事徼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

結正其罪也鬼薪取

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

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

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爲長史諫諍不合

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

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刻

頸不易九裂不恨

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

匹夫所執疆於三

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

升高詩曰出自幽谷升於喬木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

自從苟肆狷志狷狂狷也音絹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

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

徵遜遁不行卒於家遁逃也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

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

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

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

顯于世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考證

儒林傳詩齊魯韓毛○何焯曰衍一毛字此時毛詩未

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非十四矣參以百官志博士

果十四人詩三齊魯韓氏應劭漢官儀並同

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何焯曰漢承秦故郊祀皆服

衲乎至顯宗而革故統冠日始詳輿服志

本初元年○監本宋本俱作太初臣會汾按質帝無太

初年號明是本字今改正

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

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臣世駿按趙明誠金石

錄云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蔡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

孫期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何焯校本京氏上疑當有孟氏二字

尹敏傳其中多近鄙別字○何焯曰如以劉爲卯金刀以泉貨爲白水真人皆別字之徵也

周防傳父揚少孤微○周勰傳云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知名則揚亦嘗顯名史略之耳

孔僖傳世傳古文尚書毛詩○臣良表按此毛字亦疑

衍文安國未聞受毛詩疑魯詩之譌

作六代之樂○何焯曰按前書秦時惟餘韶武安得經新莽之亂尚備此樂云六代者史仍一時之夸飾也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

宋東武宣城太守

太

守范十擘撰

安國唐制士章和懷

太

子王賢注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齊

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

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官

高詡傳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

般音反

會祖父嘉以魯詩授

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問為光祿大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夫詡以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

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

詡徵為郎除符離長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官後徵為博

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

賜錢及冢田

前書包咸傳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少為諸生受業長

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姓右師習魯詩論語王莽未去歸

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

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

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

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

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

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

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

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

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

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卒於官子福拜郎中

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傳

魏應傳

魏應傳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七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
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
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
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
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
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
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
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
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
尉卒於官

伏恭傳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
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
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
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
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
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
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
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
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

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傳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

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

少習齊詩遊

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傳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輿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傳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

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平中為
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
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報命杜撫傳

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
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
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
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
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
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劉攽曰

作詩題約義通案文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

召馴傳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

前書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人親愛號曰召父父建武中為卷令卷縣屬滎陽郡卷音

丘圓反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

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
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
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劔錢物元
和二年入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勳卒於
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官楊仁傳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

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

中博士上音時掌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

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

令一人秩六百石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

戚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

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

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

忠愈善之拜什那令今益州什那縣也音十方寬惠為政勸課掾史

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

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

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

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傳曄字叔道汝南人曄字叔道汝南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

曄耻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詣

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

制服撫卒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曄著

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

乾隆四年校刊

卷一百九十一

六

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
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
於家受韓詩章句其詩蘇二十卒學問不廢宋為經史
韓詩衛宏傳發樂車馬去歷對為資中資中縣今在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
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
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
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
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
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誅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

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箋

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為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

高堂生名隆

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

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

德字近君聖字次君普字孝公

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

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
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
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
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董仲舒傳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七

列傳

七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禮樂志 郊祀 禮樂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

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令一人秩

六百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

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儀

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和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及宗廟禮樂

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累遷

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

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

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

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

九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

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

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

子安樂字公孫安樂即眭孟姊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

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

丁恭傳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今兗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

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

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禮樂志 郊祀 禮樂

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
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
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
官

周澤傳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
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
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剋己矜恤孤
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
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廖音力
弔反坐貪穢

下獄没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
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
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
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
行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
敵無所回避數被劊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
武中仕郡縣公正廉絜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
爲長吏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縣
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解印綬去不
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

官數月徵爲侍御史再遷尙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
勲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
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
二穉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
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
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
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
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
儀此下云一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
不齋醉如泥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傳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
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
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
重復音複重音直容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
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
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
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傳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

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

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

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復耻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

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常視家事講授嘗數百

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

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善之樓望傳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

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

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諡曰節

聞其高名

遣使齎玉帛請以爲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爲

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

周澤爲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爲左中

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

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程曾傳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

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

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

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傳

乾隆四年校刊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
 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
 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
 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
 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
 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
 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遭逢也遂請上堂難問極
 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
 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
 專為顏氏博士○劉攽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蓋光
 下有宜字因誤宣氏長此兩字也

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傳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

漆縣今幽州辛平縣

少習公羊春秋沈

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
 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
 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
 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
 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音
 之舌反而多引
 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
 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

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

最為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為步兵校尉

坐投書怨謗豫免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

中卒於官嘗為空及對... 文來... 不... 聖人... 氣意

何休傳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父豹少府

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

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

作春秋公羊解詁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

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

宣此義不出於單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

已此言為允也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

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

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

翟之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

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

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卒服虔傳精書... 賦... 詩... 禮... 春秋... 傳... 意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

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九

列傳

三

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傳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學多通

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傳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

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

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

好學問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為太守署詳

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

譬引類至忘寢食也。劉攽曰注徵拜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士二字仕為公車司馬

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

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

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陸賈為大中大夫時前說稱詩書著書十二篇每奏

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為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

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

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尼運三年乃謹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謹時

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今尙父鷹揚方叔翰飛尙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

尙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鳩彼飛隼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為將也涖臨也鳩急疾之貌

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橐弓臥

鼓之次毛詩曰載橐弓矢橐所以盛弓言今太宜得名

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會史之淑性

曾參史魚兼商偃之文學卜商言偃也論語曰文學子游子夏博通羣藝周覽

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

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噶會稽得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隼集陳庭

風氏後至禹殺而僂之其節專車此為大也

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罟矢長尺有

咫陳潛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

肅慎貢楛矢石罟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

而封諸陳試求黃能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

之故府果得之黃能入寢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

今三月矣今夢黃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

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能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代

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

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亥有二首食輿人之城杞

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

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

有四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

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二年

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

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

在上併三人為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儁不疑定北

闕之前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九十四

列傳

七

儁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劉歆夏侯勝辯常陰之驗日注遂送下詔獄案文多一下字

然後朝士益重儒術前書曰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為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

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

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能後日當更饋樂以反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能出也

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

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於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以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候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

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

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為平原文學長安令楊典薦之復為蘭陵令

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

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
吏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
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
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
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
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

許慎傳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
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
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于家
浚音侯 交反
初慎以五經傳說

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皆傳於世

蔡玄傳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
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
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

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

儒服為章甫之冠縫掖之衣也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

王遊庠序聚橫

橫又作巂

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

所處不遠萬里之路

經生謂博士也就之者不以萬里為遠而至也

精廬暫建

羸糧動有千百

精廬講讀之舍羸擔負也

其者名高義開門受徒者

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

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

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鞞悅楊雄法言之文

也喻學者文煩碎也鞞帶也字或作幣說文曰鞞覆衣巾也音盤悅佩巾也音稅夫書理無二

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無二專故通人鄙其

固焉又雄所謂誆誆之學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誆誆喧也音奴

交反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

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

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

喻政化之惡也朝綱日陵國隙屢啓陵陵遲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

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謂閭忠勸皇甫嵩令推亡漢而自立

嵩不從其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謂董卓欲大起兵鄭泰止之卓從其

言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言政化雖壞而朝久不傾危者以經籍道

行下人懼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

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

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簡而

召言不勞重命也繩約猶拘制也暨乎剝撓自極人神

數盡易大過曰棟撓凶撓折也極終也言然後羣英乘

其運世德終其祚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德終其祚謂操不即位廢獻帝為山陽公自廢

至薨十四年以壽終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

學之效乎跡猶尋也言由有儒學故能長久也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

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史記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也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陵遲故學者分

門各自承襲其家業也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疎殊會通闕相徵

千載不作淵源誰激說經者各自是其一或精或疎或通或闕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

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激之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考證

杜撫傳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劉攽曰題下當有脫字蓋

合云文約義通也。臣世駿按詩題約義通是杜撫

所撰書云吳陸璣著毛詩草本蟲魚疏末叙四詩源

流亦有此語蓋已在范史前百餘年矣劉攽說誤

趙曄傳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何焯曰周燮傳載

南陽馮良事與此相類而所從皆杜撫必一事而傳

者互異耳

衛宏傳後馬融作毛詩傳。何焯曰後儒據此傳言詩

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融別

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康成親受
經季長以箋為致敬亦得

魯高堂生注名隆。臣良裘按高堂隆乃三國時人此

注疑誤前書注中亦不記其名

張玄傳少習顏氏春秋。監本誤嚴氏從諸本改

謝該傳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注從

該問難諸要。何焯校本問字下添疑字又今左氏

問七十二事左氏下添樂氏二字又徵拜博士下添

時有博士四字又學多福下添狹字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

宋 宣城太守 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 賢注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杜篤傳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

大夫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篤少

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

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

薨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

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

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

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不

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王紀曰般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

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南渡河徙都於亳成周之隆乃

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成周之隆乃

即中洛周成王就土遭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

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淮南子曰武王克殷

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阨務處平易欲築宮於五行之山

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

明周公待德不恃險也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謂秦也

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韓生勸項

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乃歸都即日車駕策

由一卒前書戎卒婁敬說高祖都或知而不從久都燒

塙謂光武久都洛陽也燒塙音古交反塙音古角反臣

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

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

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

西巡推天時順斗極楊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天關極

符運轉而排闥闔入函谷閩闔天門也函谷故關觀阨於

峻龜圖險於隴蜀圖猶規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

乾隆四年校刊

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廼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

陵悽然有懷祖之思懷思也喟乎以思諸夏之隆喟歎聲遂

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航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並也

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關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航字相亂者誤也

千乘方較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衍布也橫絕

禮邠郊甘泉祭天所也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

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六王邸高車

廡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橋涇渭往

往繕離觀東臨霸漭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

也規龍首撫未央規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

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置關所

以拒外客有為篤言彼培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培井

喻小也莊子曰培井之蛙潢汙滓水也吞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之汙瀆豈容夫吞舟之魚

且洛邑之渟滘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楊雄甘泉賦曰梁弱水之

鼎反潛音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老子曰

器不可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崇高也世

據靡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喻曉也曰昔

在強秦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靡國富人衍卒以并兼

也

也

也

也

也

桀虐作亂

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

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

漢開基高祖有勲斬白蛇屯黑雲

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

白帝子今赤帝子斬之故曰白蛇

聚五星於東井提干

將而呵暴秦

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劍

蹈滄

海跨崑崙

楊雄長楊賦曰橫巨海漂崑崙此言蹈跨喻遠大也

奮慧光埽項軍

彗

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埽

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

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

謂誅之也

劉敬建策初都長安

解見班固傳

太宗承流守之

以文

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

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

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

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

曼美也

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

之物不鬻於市

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

亂正色不鬻於市

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

後嗣

前書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校也

是時孝武因其

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

前書冒頓

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

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校平城之讎

校報也冒頓單于圍

高祖於平城七日故報之也

遂命票騎

票騎將軍霍去病也

勤任衛青

青為大將軍霍

去病也勇惟鷹揚軍如流星

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飛揚也長楊賦曰疾如奔

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

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遂獵乎王庭

席卷漠北叩

勒祁連

漠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名也叩擊也勒謂銜勒也

橫分單于屠裂百蠻

百蠻夷狄之總稱也。燒芻帳，劉毛布也。繫閼氏，單于妻號也。燔康居灰，珍奇也。

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椎鳴鏑，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髡箭也。釘鹿蠡，蠡音離，匈奴有也。

左右鹿蠡王。馳阬岸獲昆彌，昆彌西域國也。虜傲侏，方言侏養馬人也。字

書，振音真，字書無傲字，諸家並曰傲，侏為粟犢西域國名也。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驅

騾驢馭宛馬，大宛國名。鞭馱馱，馱馬也。馱音決，馱音啼，出汗血馬。而超其母也。

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

并域屬國一郡領方，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立候，以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

隅北建護西羌，楊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門關候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

捶驅氏，熨寥狼，叩祚，捶擊也。寥狼猶擊擾也。東攆烏桓，氏熨叩祚並西南夷號也。

蹂躪滅貊，字書攆亦摩字，音摩。方言云：摩滅也。南羈鈎，蹂踐也。麟，轢也。音吝。滅，貊東夷號也。

町水劍強越，羈係也。鈎町，西南夷也。水劍，謂戈船。殘夷，將軍等下水誅南越也。鈎町音劬，挺。

文身海波沫血，穀梁傳曰：越人被髮，水沫如血。郡縣日南、漂、槩、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

崖，武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部尉

日珠崖郡都郎，暉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暉音審。部尉東南兼有黃支，楊雄解嘲曰：東南二尉，孟康注云：會稽

月餘有黃支國，俗連緩耳。瑣雕題，緩耳耳下垂，即儋耳與珠崖相類也。雕題交趾，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青也。禮記曰：南方曰蠻

涅之也。王逸注：楚辭曰：雕畫也。題，額也。摧天督，即天竺。牽象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觜觶，郭義恭廣志曰：瑇瑁形似龜，出

南海，甲謂取其甲也。戕殘也。觜觶，大龜亦瑇瑁之屬。觜音于，期反。觶音以，規反。於是同穴裘褐

之域，同穴挹婁之屬也。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之曰：駱越之俗，父子

乾隆四年校刊。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列傳。五。

同川而浴相 習以鼻飲也 莫不袒跣 藉類失氣 虜伏 藉止也 方言曰 類額類也 以額

至地而稽止也 宋玉高唐賦曰 虎豹豺 狄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 非夫大漢之盛

世藉靡士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

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

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

一歷載三百 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

年此言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 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 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 邑廢而宣帝中興也 皆莫

能遷於靡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

麗可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

育業 周始祖后稷封部公劉居豳文王居 鄠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 霸王所以衍

功戰士角難之場也 衍廣也秦 禹貢所載厥田惟上 尚

雍州厥 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

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 濱近也前書東方

南此謂天下 梗枏檀栢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

陸海之地 說文曰淤澱滓也顧野 漸澤成川粳稻陶遂 薛君注韓

王曰今水中泥草也 也爾雅曰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 前書東方朔曰鄠鎬之

遂生也 金一金 田田相如鑄鑿株林 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

斤金也 袁反埤蒼云鑄鑿也謂以 火耕流種功淺得深 以火燒

鏟鑿去林木之株葉也 而布種也 既有蓄積院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

北據谷口東阻欽巖 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 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汝必死於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六

嶠之巖崕之下嶽嶽音吟關函守嶢山東道窮函函谷關也嶢謂嶢山之關也

在藍田南故武關之西嶢音堯置列汧隴靡偃西戎靡音擁拒守褒斜嶺

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杜塞谷口絕黃河中津鴻渭之流徑

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

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朔南暨聲城池百尺院塞要害

關梁之險多所衿帶衿帶衣服之一卒舉礪千夫沈滯

礪石也前書旬奴乘隅下礪石音力對反一人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

石塞龍蛇蟠笠居羊腸道魚地執便利介胃剽悍可

與守近利以攻遠剽急疾也悍勇也所據險要故士卒

易保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肇十有

二是為贍腴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徐揚青兗冀幽豫并營也雍州田第一故曰贍腴今

流俗北地之良沃者為贍者也○劉用霸則兼并謂秦

放日注案文北當作以又衍一者字

也先據則功殊高祖先入關功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

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

地險固故進攻則百尅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

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

慢違偷忍猶盜竊也徒以執便莫能卒危卒音倉假之

十八誅自京師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天昇更始不能引

維昇與也言更始不能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易曰慢藏

負且乘致寇至言更始為赤眉所破也四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

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鬪于野易曰龍戰于野

誰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

也天人符謂疆華自關中持赤符也前書曰王吉受命

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

等也老父立號高邑奉旗四麾也首策之臣運籌出奇前

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以比鄧禹馮異吳

漢耿弇等也虓怒之旅如虎如螭詩曰闕如虓虎注云虎之

傳曰螭山神獸形也虓音呼交反師之攸向無不靡

披蓋夫燔魚割蛇莫之方斯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

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林哉鄭玄注云燔魚大呼

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鎮鄒龍淵劍解見韓稜傳說

首謂建之於首也吳越春秋命騰太白親發狼弧騰馳

有莫邪劍義與此不同也也命騰太白親發狼弧也

白天之將軍狼弧並星名也史記曰天苑東有大星曰

象也合誠圖曰弧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

洛都乃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亶亶遂興

復乎大漢爾雅曰亶亶勉也易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

始瘳瘳差而主上方以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楊子

楊賦曰遐萌為之不安謂遠人也案篤此賦每取子雲

也留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列傳

八

征伐展武乎荒裔信讀曰申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

左衽鑿錫之君結音髻前書尉佗椎結箕踞注云如今

髮左衽矣鑿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鑿郭

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錫音牛于反埤蒼曰錫

鋸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

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

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

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左傳曰吾

將畧地焉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今

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前書司

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卦驗曰異氣退則

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立春條風至春分

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徒垂意於

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

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

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

虧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

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

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遽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

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

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

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

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而弗失也以故存不忘亡安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九

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

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

以勇武稱左將軍慶忌之父

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

吏謂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也

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

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

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

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

十五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傳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後避

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

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

今計州扶溝縣西也

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

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著頌誄復

神說疾凡四篇

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

夏恭傳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

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眾所

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

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

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

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

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傳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

章句因作廸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迨及也日月

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邁過邁行哀我經營

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在茲弱冠靡所

庶立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於赫我祖顯于殷國

謂傳也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

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武丁興商

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

之士謂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易曰

傳說也保膺淑懿續修其道續繼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

彼殷宗光此勲緒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

用其緒肩也謂傳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傳喜論議正

直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傳晏為孔鄉侯傳商為汝昌侯

建武中傳俊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

誰能革濁清我濯漑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

也誰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

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濶夙夜庶不懈忒詩

與子契濶契濶謂辛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

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秩秩美也猷道

法若不勤勵則不能昭明農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

其道不專一則不能深測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考成也言

田力穡乃亦有秋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誰能有所

自安乃其罔有黍稷也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誰能有所

作而居息閑暇可能也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

成者言必須勤之也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

也言為事不專如彼遵衢則罔所極遵衢也如循長路

則多害其力也如彼遵衢則罔所極則不知所終極也

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聿辭也溷亂

徒煩勞於我心兼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

暇日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行邁屢稅

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密勿朝夕聿

同始卒韓詩曰密勿從事密勿黽勉也聿循毅以顯宗

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建初中肅宗博

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

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

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由是文雅

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

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

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

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

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黃香傳

不免喪免喪終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

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

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

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

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

貞王仇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

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

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

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

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

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

算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謝丞書香代為冠族葉令況之子也得以弱冠

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

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

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

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

密端首至為尊要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

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日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

也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

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瞑日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

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伐冰解見馮衍傳乃悉以賦人課令

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永元中坐

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

三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

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傳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五十七

十四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爲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傳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

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三輔決錄注曰衆與鄉里蘇孺文實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衆不遇以壽終于家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傳

劉珍字秋孫

諸本時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

一名寶南

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駘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

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

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龔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事見笑林

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為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

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為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

著文賦碑誄書記十二篇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

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

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

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傳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

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龔聞其才

請與交龔行多不軌軌法也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龔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七十一

列傳

十六

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

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

道也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德

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太姘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維德

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

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莘崇

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為之勝宣

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姜

通言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

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於

政早朝晏罷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

卒成中興焉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

葉漸已頽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

貫魚之有次敘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

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

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

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女也世婦二十七人為

三女九嬪為一女夫人為一凡十晉國之難禍起於

四女后當一故曰十五日一徧也麗獻公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

注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

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舊圯剝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聞舊

周桓公曰並后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

匹嫡亂之本也靈公楚伐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詩小雅也番幽王之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百一十一

列傳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寇必至也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父幽王后之親黨也向邑也以詩人是刺德用不憚謂詩人刺番向為皇父食采邑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憚謂詩人刺番為司徒及皇父都用其暴辛或婦拒諫自孤暴虐也后親黨是以其德不犬也暴辛或婦拒諫自孤暴虐也德名幸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或婦謂惑姐已也紂蝠蛇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紂不從自孤為獨夫也蝠蛇其心縱毒不辜字書蝠音福即蝠蝠也此當作蝮音芳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刳剔而死武王乃斬初為天子後為人螭左傳曰螭魅魍魎以輕呂之劍也初為天子後為人螭杜預注云螭山神獸形故以比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紂之惡也

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
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擅權柄也易曰旅人先

笑而後號詭言初雖恃權執而笑後競罹禍而號哭也

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

喪夏
末嬉桀妃有施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嘗置末嬉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遂放桀於南巢

褒姒斃周
周幽王嬖褒姒姐已亡殷趙靈

沙丘
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愛施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子章欲分趙王章於代

成兌
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飢採雀鷺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

戚姬人豕呂宗以敗
解見皇

陳后作巫卒死於外

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

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

機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日不常中月

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

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為風風讀日諷梁冀見之呼琦

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

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

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劉攽曰案吏當作史今將軍累世台輔

任齊伊公伊尹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

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

馬鹿異形乎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耶

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畏高高遂作亂也冀無以

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

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

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

賢者情懷忍忍忍忍猶不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

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

凡十五篇

車乘邊韶傳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

韶日辯曾晝日假臥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裳而臥也弟子私譏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上

便音蒲
堅反

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詔潛聞之

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
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嘲者大慙詔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為臨潁侯相徵
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
為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上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上考證

杜篤傳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
又著明世論十五篇○何焯曰後書不立藝文志故
具載著述篇數

王隆傳沛國史岑子孝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何
焯曰作出師及和熹鄧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
注得之此注誤也傳已著明所著四篇

去時之北其地也

韓曰并出國又呼

平劉新燕國

具

又

林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上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

宋 宣城太守 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 賢注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張升傳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代孫也升

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鄒陽上書曰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

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傳日大人在謂在位者也常

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

相識從物何益

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也

仕郡為綱紀以能

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

何足趨明威戮乎

趨急也讀曰促

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

儒首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

侏儒短人能為俳優

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

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

日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鄆謹龜陰之田

君子仕不為

己職思其憂

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己身

豈以

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

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傳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

魁梧壯大之貌

身長九

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

解擯

擯斥也

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

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

原大夫謂趙衰之子看諡曰宣

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骹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

去贖即續也骹古委字也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胠世著

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號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

石以取三陽五會有

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

之氣竭矣然而精脯出乎車輪

說文輪車輻間橫木

鍼石運乎手

爪古者以砭石為鉞凡鉞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今彈而怒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砭音必廉反

所賴者非直車輪之耨脯手爪之鉞石也乃收之於斗

極還之於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使乾皮復含血枯骨

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

敢班班顯言班班明貌竊為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

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羿在下禮記曰羅網畢翳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畢

機捕獸機檻也羿穿地陷獸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繳以縷

射者羿子穀左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

翼穀引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

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

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西協韻音先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

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

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

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禮記

日五帝殊時不相洽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溷亂

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

荼毒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

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

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莊子曰宋有曹

商者為宋王使秦秦王悅之益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鑿齒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舐痔邪何得車

之多 媼媼名執撫拍豪強 媼媼猶偃偃也媼音衣宇反

偃蹇反俗立致咎殃 偃蹇驕 捷儻逐物日富月昌 捷疾

懼也急懼遂 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

原斯瘼之攸與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

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

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

羣吠之狺狺 楚辭日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

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

而待燃 柂可以正船也音徒我反前書賈誼日措火積

執何以 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 閃榆傾佞之貌

享榮寵而見 故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

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

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

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左傳日俟河之清人壽幾 順風激

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

上抗讎倚門邊 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讎高亢姪直之

故倚門 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 秦客魯生 執家多所

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 老子日被褐

賤而懷德義也楚辭日蘭芷 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

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

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前書酈食其初拜因說高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遽異也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尚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

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日竊伏海濱承暴公子舊矣舊久也

乃今方遇而忽然也謂死也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

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

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名也時諸計吏多

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屣韓詩外傳曰周子高對齊景公曰臣賴君

之賜蔬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

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

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下和得玉璞

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

足懷玉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

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陟乃與

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日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敬之故號為尊更啓乃知己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恕也敬壹故謂為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

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希慕也人亦顏之徒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

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之○劉放曰正文仁兄案二漢未嘗相呼

為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之稱劉表與袁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亦有仁君作君字是以貴

下賤握髮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史記曰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高可

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灾豈悟君

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論語曰夫

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

終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昔人

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

歷說謂孔子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

人不知已知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軻也孟軻欲見魯
平公臧倉譖之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
焉能使余不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
遇哉見孟子

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

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
量已而至君門禮記曰

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戴履負負而
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

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疾
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動膝炎懷潰人有四關
十二節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

永以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

終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

言著賦頌箴誅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傳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寧陽縣故城在
兗州龔丘縣南梁

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

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

亂臣知懼孟子曰孔子成春
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

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

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

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

無莫必考之以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得由和

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

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

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剪齊也音子隨反

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辭也是以

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忠信為周阿黨為比

以救過為正

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

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

稷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云少主社稷

失先君之緒覆楚國

之師緒業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

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

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

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

曰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

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

子囊楚令尹名午

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

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

寵榮也

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

不謂恭乎大夫從之

諡法既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

此違而得道者

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殞於

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

國語楚靈王子圍為章華之臺伍舉對曰

君為此臺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芋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

奸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繼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劉攽曰注楚靈王子

圍案文多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

愛而害之者也

淮南子云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

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百二十一

列傳

八

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反以為戮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

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

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

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

言石能除已疾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

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怨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

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

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

命北面重席新罇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

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共構

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

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

動不穴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

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

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間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

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

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論語夏書曰念茲在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

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

庶衆也言衆事恕己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

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疚病也

也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

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

勃鞞以逆文為成人名披左

乾隆四年校刊

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祛及文公歸國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之難告之言初雖逆

也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序新

日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以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

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

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城屬涿縣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與起學校比於魯衛也

道以北居礮礮之山居三年礮壘大穰礮壘之人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

乎礮音猥礮音盧罪反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曰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

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

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孫楨亦以文才知名

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知名轉為平原侯庶子

邊讓傳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

列傳

九

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馮

衍傳揚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

此為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隩南

眺巫山之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

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延日廣望騁

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

也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

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

之數年乃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

為樂今君為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設長夜之淫

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

宴作北里之新聲史記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僕而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

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陳蔡二國先為

楚所滅也乃作斯賦以諷之胄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

澤胄胤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女而生老童是為楚先楚辭曰帝高陽之苗裔兮建

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成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伯齊桓

晉文也○劉敞曰注與齊晉強案文少一爭字

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國語曰商伯大彭豕韋左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

也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鬻熊佐文

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惠風

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馳仁聲也

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

神武威稜如電雷之斷決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亂理也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

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嫵婉嫵安也婉美也婉協韻音

於願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祕玩爾乃携窈窕從

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徑肉林登糟丘史記紂作糟丘

酒池懸肉以爲林也蘭肴山竦椒酒淵流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辭曰蕙肴

兮蘭籍桂酒兮椒漿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

回望兮冀彌日而消憂彌終也楚辭曰望瑤臺而偃蹇於是招宓妃命

湘娥宓妃洛水之神女也湘娥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齊倡列鄭女羅

容起鄭舞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子

日激楚結風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左傳曰煩手淫聲滔堙心耳乃

忘平和陽阿解見馬融傳金石類聚絲竹羣分被輕袿曳華文方言曰袿

謂之袿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羅衣飄飄組綺繽紛組綬也綺綾也縱輕軀

以迅赴若孤鵠之失羣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

於是歡讌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

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

幹忽飄飄以輕逝兮似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

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跌蹉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

繞結歌聲激發爾乃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

兮神化化協韻音花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

波雖復柳惠能不咨嗟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

言其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如籥

貞也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目應節

而雙躍兮比目魚一名鰈一名王餘不比不行今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游魚出聽

孤雌感聲而鳴雄枚乘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羈雌孤雌也美繁手之輕

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眾變已盡羣樂既考考成歸也

乎生風之廣夏兮脩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

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說携西子之弱腕

兮援毛嬪之素肘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

毛嬪也莊子曰毛嬪西子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毛嬪嬌麗姬人之美者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淮南

子曰今舞者便娟若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老

秋葍被風葍白芷也爾乃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張衡七盤賦曰歷

惘焉若醒撫劒而歎醒酒病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

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

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虞

之士階墨子曰虞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

萊蓬蒿草萊之間也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

韻音乃百揆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尚書

伐紂八百諸繼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史記楚成

侯不期而至舉蘇縱之諫罷淫樂聽國政所誅數百人所進數百人

乾隆四年校刊

國人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穀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一匡

天下匡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

恭乎上京言楚尊事周室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

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

到署令史續漢志曰大將軍下有令史及御史屬三十一人進以禮見之讓善

占射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

並脩刺候焉朗字景興魏志有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

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

德並為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吉凶尚書曰格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

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

鳥也西雍文王辟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竊見令史

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鬢亂夙孤不盡家訓髮為鬢也亂毀齒也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

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

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

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

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

器而已者哉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

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

函牛之鼎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二百七 列傳 四

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

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洎汁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

宜也邕竊悁邑悁邑憂憤也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

久在煎熬鬻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

之機密展之力用展陳也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

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說苑曰子奇年十八為阿宰有善績苟堪

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

不以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

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

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傳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

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給敏也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

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

卑栖遠趾不步局窘迫也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

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嘗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

人籍貧賤無天錄富貴者為人所載於典籍也貧賤者不載於天錄天錄謂若蕭曹見名於

圖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卜言通塞苟若由已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蔡澤謂唐

舉曰富貴吾自取之陳平敖里社陳平為里社宰分肉

所不知者壽命也韓信釣河曲韓信家貧無行不

子之為宰也曰使平宰天下亦猶是見前書得為吏釣于淮陰

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大斛四斗日鍾德音流

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

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

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

投荆南沙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帝以誼為長沙太傅見前書

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伯樂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

科謂德行政事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

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

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

昭其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備

作為資暮還輒斲柴以讀書斲古常以禮自牧易曰卑

牧養也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

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

述覃靜也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

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

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

君云魏太學有經本而隋錄言常於溫蠟俗信大義

高彪傳吳璠無驗人少常宋本單表至

乾隆四年校刊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為

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

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

令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

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

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

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

宜也融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

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

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

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

武將墜乃俾俊臣俾使也整我皇綱董此不虔董正也古之

君子即戎忘身易曰不利即戎司馬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枹鼓即忘其身明其

果毅尚其桓桓左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呂尚

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鷗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曰惟師尚

父時惟鷹揚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

休門生門五將地有九變丘陵山川孫子九變篇曰用兵有散地有輕地

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汜地有圍地有死地

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為輕地我得

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為交地

多為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之道為汜地所由入者

不疾戰則亡為死地通九變之利知用兵人有計策六矣○劉放日注有汜地案孫子汜當作圯

奇五問陳平凡出六奇策孫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問有反問有死間有生間五問俱起莫知其

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問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內問者內其官人而用之也反問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

也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得於敵者也生間者是反報之者也總茲三事謀則

咨詢而詢謀於眾也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

野是尊臣賢案前書韓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此作廣野案廣野君酈食其無

韓信師事也周公大聖石碻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周

處蓋誤也石碻殺其子厚也克勝也前書孫寶曰周公上

誅管蔡大賢尚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左傳曰石碻純臣

也大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

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合時者不足觀也

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邕等甚美其

文以為莫尚也後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

門洛陽城東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

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亡子岱亦知

名

張超傳

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也今瀛州鄭縣留侯良之後有文才

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為別部司馬著賦頌

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

時人世共傳之

魏人禰衡傳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上滿反

少有

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

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

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陳羣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

對

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

趙為

將軍見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

魏志

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噉唯

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

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

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

思俾乂

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汎濫于天下尚書帝曰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

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

疇咨熙載羣士響臻

尚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

也載陛下獻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

易曰勞

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于

惟岳降神異人並

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

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

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

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

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

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忠果正

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壘謂子

言若驚得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

問諸大夫曰寡人如何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剋中

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論

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鷲鳥累伯不如一鶚鄒陽上

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

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前書賈誼

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終軍欲以長纓牽致

勁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

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

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

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尚書曰賓於四鈞天廣樂必有奇

麗之觀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

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

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

神遊於鈞天廣樂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

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諸本並

未詳其義融飛兔騶鬣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

集作堂牧免騶鬣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

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

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着岑牟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禪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曹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搗蹀躞而前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搗蹀躞地易衣畢復擊鼓參搗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搗自衡始也臣賢案搗及搗並擊鼓杖也參搗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搗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搗而去足知參搗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

參七音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

是先解袒衣杜預注左傳曰袒近身衣也音女一反次釋餘服裸身而立

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搗而去顏色不怍怍羞也

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

雅固當爾邪雅正也言大雅君子不當爾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

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

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棨杖說文曰棨

大杖也音佗結反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

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

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實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也抵擲也表憮然爲駭也憮然怪之也音撫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

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識記也音志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劉放曰按覽當作攬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

視曰死公云等道

死公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

何物者猶言何物老

祖大怒令五百將出

宦者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

卽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

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旣動篇辭爲貴

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

而篇辭作斯

抽心呈貌非雕非蔚

雕斲也易曰君殊狀

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楊雄曰詩人之賦

麗以淫禮記

曰不辭費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考證

邊讓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爲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

進○日知錄曰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二十年中

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勅

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

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

巾起以何進爲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

薦人也

禰衡傳于是先解袒衣○袒諸本俱誤袒從左氏傳杜

注改正

封如五

蘇許爵千長去據師太。○據諸人。○

中跌以所數。○大執軍。○

順蔡昌。○

陝。○

平六。○

數。○

數。○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考證

